

<<咏叹集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咏叹集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6923405

10位ISBN编号：7806923403

出版时间：2008-1

出版时间：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

作者：蒋力

页数：341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咏叹集>>

前言

歌剧情缘四十年读书时学过的词句中，有二语记得格外清楚，一曰吾生也晚，一曰光阴荏苒。现在想说的是，生得再晚，我今年也四十有八了。

不错，本命年。

在这个年份里，按自己的意愿编一本集子，我首先想到的题目就是歌剧。

与歌剧结缘四十年，这个概念用在我身上，自掂不算过分，但也或显蹊跷。

我不是学歌剧的，甚至不是学音乐的，自工作以来，落过脚的单位不下七八，而今竟在堂堂中央歌剧院谋职有年，院外所做，也含有做歌剧的内容，看来这情缘还未到尽头。

四十年前该是八岁吧，可我第一次坐在剧场里看歌剧《江姐》时还不到七岁。

《江姐》是我的歌剧艺术启蒙，也注定了我日后的歌剧观念(如果有的话)不会偏洋。

二十年前，我为《歌剧》杂志(那时叫《歌剧艺术研究》)写的第一篇文章中，就说到了这件往事。

那还是没有电视的年代，收音机反复播放的《江姐》主要唱段很容易灌入我等小孩子的脑海。

文革初期那段无书可读的饥渴、寂寞时光中，家中藏书基本被抄光的岁月里，我聊以解渴的几本书里，有一本就是简谱版的《江姐》。

爸爸是教师，教书，读书，爱书，惜书，惜到爱包书皮儿。

家里那本《江姐》肯定也是爸爸包的书皮儿，铜版纸的书皮儿在反复的摩挲中渐渐褪去光泽。

我一捧起这本书就会自己哼唱它几十页，我喜欢江姐的唱段，也喜欢沈养斋的唱段，但他那段“我也有妻室儿女父母家庭”，我始终不如爸爸唱得好。

唱得最好的是当初首演这个角色的黄寿康，韵味十足，拿捏准确，难得有他人学到乱真的地步。

记得最深的是一次下雨，我在自家小院内的雨搭下，坐在小板凳上捧书自唱自鸣得意，有两三雨滴溅到书上，令我好心疼。

后来开禁，可看的书多了，这本书却找不到了。

当它再版时，我又买了本新的。

内容没变，开本变了，我觉得生疏了，唯一没生疏的是剧中的旋律。

1978年初进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后的那几年，演出没少看，也像追星族。

在人民剧场看歌剧《伤逝》，回学校途中脑子里还回旋着“紫藤花”的旋律，还在为涓生和子君的孰是孰非与同学争论。

第一次去天桥剧场看《茶花女》，我们那个八十人的大班，竟一下出动了三分之一。

暑假在北戴河，沙滩上野餐消夜，海风伴众人齐唱《饮酒歌》，好不惬意。

又一次去看《茶花女》，是因为来了个名叫考德威尔的美国女指挥。

演出前在剧场二楼听郑小瑛老师的讲座，被她的风度和简洁概括的讲述感染，事后追着她冒昧地请她来学校给我们开讲座。

她一口答应，来给我们讲了经典的《茶花女》。

她边讲边唱，折服听众一片，同学们都嚷着过瘾，要我请她再来。

我又去请，她说“大家对上次的讲法有何意见与要求，请告诉我”。

随后，她又来学校讲了刚刚在中国首演的《卡门》。

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(1984)，我在《文艺研究》做助理编辑，第五年(1986)在《人民音乐》做特约编辑。

出于对歌剧的偏爱，我提出选题，四处组稿，最后在《文艺研究》上编发了两篇文章，都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

尤其是居其宏的《(白毛女)传统与当前歌剧创作》一文，我以为在当时是有见地、有突破、有分量的文章。

编辑之余，我开始染指评论，评介陈远林的歌剧《牛郎织女》是我写的第一篇歌剧评论，发在《人民音乐》。

没说出什么观点，那时也说不上有什么观点，要不是主编李西安老师另眼相待，大概都发不出来，现在我都不敢再看那篇东西了。

<<咏叹集>>

1986年起在《中国文化报》当记者，中央歌剧院成了我的一个主要采访点儿。

那几年我目睹了歌剧院的大小诸多人物和事件，看台湾来的曾道雄指挥与导演兼顾，看莫斯科来的安西莫夫指导宋学伟开窍，看《马可·波罗》获奖，看么红从第一次登台唱“罗西娜”到马赛得奖归来，看《蝴蝶夫人》中林金元与黄越峰的不同，看瘦瘦的余隆指挥音乐会歌剧《茶花女》，还随《卡门》剧组赴津、随小队进山慰问武警水电部队。

当然，所见不止一家剧院、三五台戏，所感更是多多，所以才有了些素材的积累，才在1989年秋写出《歌剧在中国的命运》。

1990年秋，全国歌剧观摩演出召唤，我有湖南株洲之行。

看了十几台戏，颇像是记者团领队和召集人似地张罗了四五台戏的座谈。

归来后写了《歌剧1990》。

1996年我和郭文景、郑天玮、余隆酝酿歌剧《上海犹太人》，幻想让斯皮尔博格来导演，惜未得逞。

二十年来一直未中断给《歌剧》杂志写稿。

几乎年年有数次上海之行，其中每年至少有一二次是为歌剧、音乐剧而去。

或观剧，或研讨，或会歌剧之师之友。

2001年参与民营操作，担任了小剧场歌剧《再别康桥》的制作人，持续演出三十余场。

2002年担任了浙江嘉兴出品的音乐剧《五姑娘》的统筹。

2006年担任中央歌剧院原创歌剧《杜十娘》的策划和剧目创作统筹。

有几个歌剧题材一直在心中盘旋，其中最放不下的是萧红和弘一法师。

写了两个本子，尚不成熟。

在歌剧这个领域里，想干、能干的事还有不少，但有一条，那就是不能急，急不得，急不出歌剧，从容的心态最必要。

倏尔回首二十年，自己写下的歌剧、音乐剧方面的文字已有一摞，或还有些许篇章可读。

故从中选出十余万字，作为我的一份歌剧答卷，呈交上海音乐学院戴鹏海教授审定。

敬请歌剧友人指正。

2006年7月小暑溽热之中

<<咏叹集>>

内容概要

蒋力是中央歌剧院创作策划中心主任。

乐评人，歌剧、音乐剧制作人。

他曾在文化类报刊工作10年，在北京音乐厅、北京剧院工作数年。

参与策划、统筹、制作了一批有影响的各类型演出。

本书是他对二十年来中国歌剧和音乐剧发展进程的目击和亲历记录，包括报道、评论、人物介绍和创作表演体会。

本书内容详实，一手资料，重在客观评介，强调切身感受，不在理论上钻牛角尖。

<<咏叹集>>

作者简介

蒋力，中央歌剧院创作策划中心主任。

乐评人，歌剧、音乐剧制作人。

曾在文化类报刊工作10年，在北京音乐厅、北京剧院工作数年。

参与策划、统筹、制作了一批有影响的各类型演出。

本书是对二十年来中国歌剧和音乐剧发展进程的目击和亲历记录，包括报道、评论、人物介绍和创作表演体会。

内容详实，一手资料，重在客观评介，强调切身感受，不在理论上钻牛角尖。

<<咏叹集>>

书籍目录

自序：歌剧情缘四十年 歌剧命运 歌剧在中国的命运 歌剧1990 咏叹歌剧 我去
 上海看歌剧 歌剧在困守中求生 曾经辉煌每况愈下——三届秋剧观摩演出的比较 歌
 剧大业，谁主沉浮？
 ——北京歌剧市场及歌剧院团现状透析 在变革震荡中救亡图存——中国原创歌剧和音乐剧
 在2004年 歌剧的聆听与阅读 剧场感受 民族歌剧一明珠——又观《阿里郎》感言 《
 图兰朵》(北京版)导演刍议 失败的是什么——读《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》争鸣文章有感
 欲与“三高”试比高 摩登蝴蝶新日出 传统如何光大？
 ——《白毛女》主题音乐会引出的思绪 小剧场歌剧《再别康桥》——一朵奇葩的诞生 《
 乡村骑士》在北京 实验的勇气——《我心飞翔》观后杂谈 “中国当代歌剧之夜”的文化
 价值 对比《卡门》 这个《卡门》像回事 《杨贵妃》的另一面 《赌命》：一
 个尴尬的文化命题 歌剧《原野》还有多大魅力？
 人性的光辉精神的丰碑——观哈尔滨歌剧院新作《八女投江》 22年后的歌剧回首
 比较中的享受——观歌剧《雷雨》 歌剧《杜十娘》：刚刚迈出第一步 走向多元——兼谈
 几部歌剧的观后感受 《图兰朵》剑出偏锋在上海 音乐剧观 “西区”东渐说走向 音
 乐剧圆梦在市场——从《音乐之声》到《四毛英雄传》的启示 是杰作还是制作？
 是美女还是野兽？
 ——音乐剧《美女与野兽》观感 圈点99音乐剧 是精灵，不是幽灵——美国音乐剧名曲合
 唱音乐会观感 何以解忧，唯忌疯狂——粗读《音乐剧，我为你疯狂》随感 提不起，放不
 下 中国原创音乐剧，发展才是硬道理 《巴黎圣母院》辨识 音乐剧的“日出”？
 音乐剧 闹猫 音乐剧年末大对阵 《卡萨布兰卡》离谁更近？
 嘉兴诞生《五姑娘》 音乐剧缤纷05 人物印象 走向完美——我印象中的周小燕
 想起光南唱起歌 万山红三题 听松赏松话魏松 大道无痕 布衣商易 从
 守卫到拓展——我认识的陈蔚 羊城又听崔峥嵘 信洪海：这个魔鬼编导 石夫的歌剧
 故事 复载重任 博客郑小瑛 指挥歌剧的小姑娘 游走于歌剧之间 走过“
 康桥”的年轻人 结识曾道雄 安西莫夫这老头 歌剧战士游吟诗人 倔老头戴鹏
 海 作曲将军伉俪搭档——王祖皆、张卓娅小记 咏叹之后

<<咏叹集>>

章节摘录

歌剧在中国的命运不妨搞一个民意测验，试题大致是这样的：什么是歌剧？

你看过几部歌剧？

如果你有欣赏歌剧的雅兴，你喜爱的是中国歌剧还是外国歌剧？

你认为中国最了不起的歌剧人物：包括演员、导演、作曲、指挥是哪些人？

我想，若是就京剧提出这些问题，人们或许能多答上一些，或许也未必。

当然，那里面不会有“外国京剧”的问题。

但对中国喜欢文艺的大众层来说，歌剧这份试卷，是不是类似于高考中偶尔出现的偏题怪题，而让人难以作答呢？

不妨试试。

甚至不妨将愿意回答这份民意测验试题的朋友们凑在一起，那无疑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歌剧爱好者协会。

但在中国，似乎更迫在眉睫的是需要一个歌剧的基金会。

让我们暂且撇开这些枯燥的话题，先来看一看。

这个若同歌剧演出季的秋天1989年9月24日，星期天，北京建国饭店。

一楼大厅被称为大堂酒廊的地方，有一支29人的单管乐队正在演奏，酒廊里的三十来张小圆桌周围游客满座，那些外国客人们喝着饮料，目光几乎都注视着位于尽东头的乐队。

秋天里和煦的阳光透过门窗，惬意地铺洒在乐队演奏员黑色的西服上。

随着指挥手中那根细细的指挥棒的上下挥动，一曲古典音乐的旋律或是一段歌剧主题，从琴弦上流泻，从琴键上跃起，从木管和铜管中奔突，汇成奇妙的和弦。

一曲奏毕，掌声四起，戴一副宽边眼镜的青年指挥转身向听众致意。

这时，低头溜一眼摆在每张小圆桌上的“星期日音乐招待会”节目单，会看到乐队和它的指挥的名字：中央歌剧院；高伟春。

三年来，除偶有出国演出任务之外，高伟春指挥的这支乐队每星期日上午准时出现在建国饭店。

即使剧院里中断了正常的排练，他们也要在每星期六专门排练一次。

一家外国报纸声称：到中国去，若想听古典音乐，最好在星期天去建国饭店，那儿有一支很好的乐队。

与此同时，一项规模盛大的艺术活动正在进行，这就是第二届中国艺术节。

此间，有四部歌剧在艺术节主会场北京上演，《蝴蝶夫人》、《卡门》和《托斯卡》这三部都是世界经典歌剧，还有一部是来自甘肃的民族歌剧《咫尺天涯》。

当人们坐在天桥剧场，被咏叹调《晴朗的一天》所打动，被回旋在剧场空间的普契尼催人泪下的音乐所折服之际，大概并未太在意于乐池里正在挥动银棒统帅全剧的那位指挥，可能也未必知道，这部戏在中国已上演了三十余年。

三十余年里，《蝴蝶夫人》曾分别由中央歌剧院和上海歌剧院在京、沪两地演出。

1988年夏，中央歌剧院携带这部戏和《卡门》，参加了芬兰萨沃林纳歌剧节。

在第二届中国艺术节期间，指挥《蝴蝶夫人》演出的就是9月24日上午出现在建国饭店的高伟春。

我接连看了两场演出，在感到莫大的艺术享受之余，不能不提到两点小小的遗憾。

其一，当剧场灯光关闭，演出即将开始，乐池里的乐队队员用弓子敲击琴弦欢迎指挥家到位之后，高伟春探身向观众致意。

这时，应从乐池上方的剧场顶端射来一束追光，偏偏没有出现，观众们探头探脑，却无法看清指挥者的容貌，歌剧的序曲在一片黑压压、闹哄哄的气氛中开始奏起。

若不是几分钟后大幕拉开。

舞台上的日本风光吸引了观众，真不知剧场里何时方能安静下来。

那黑暗中一束灯光，该是对指挥的尊重和肯定。

开演后许久，我还为此而暗感不平。

其二，几年以前，中央歌剧院演出外国歌剧，总有一个引人注目并受人欢迎的举动，这就是每场演出

<<咏叹集>>

之前指挥家郑小瑛在剧场休息厅主持的“20分钟歌剧讲座”。

短短20分钟被郑小瑛利用得恰到好处，她一边讲解上演剧目的背景、主要旋律，一边放几段录音，最后，还要讲到歌剧序曲的重要性，并委婉地提醒周围听她讲解的观众：当序曲开始后，一定不要喧哗。

我曾亲眼目睹，对于歌剧文化修养并不扎实的北京观众来说，这样急就章式的讲座确有一定作用。当郑小瑛在一束追光的直射下出现在乐池中央的指挥台上时，剧场里往往仍未安静，这时，她就半侧过身来，抬起左手，向观众示意。

一些刚刚听过讲座的观众也向附近仍在聊天的人发出嘘声，气氛一旦平静，郑小瑛执棒的右手立即挥出了开始的手势。

眼下，“20分钟歌剧讲座”已经消失了，天桥剧场二楼休息厅那曾经围满听众的地方，如今已隔上挡板，标出“外宾休息室”的字样。

《蝴蝶夫人》的序曲是伴着嘈杂的人声奏完的，此时仍有迟到的观众匆匆赶进剧场。

聊天和迟到的人们大概都未意识到，一段揭示戏剧主题的音乐刚刚从眼前和耳边滑过。

仅举出在北京演出的四部歌剧，大约还不会让人产生“歌剧演出季”的联想。

几天之后，在中国艺术节华东分会场南京，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创作中期代表作《弄臣》，在问世138年之后，被首次推上中国舞台，演出单位是上海音乐学院周小燕歌剧中心和江苏省歌舞剧院。

《弄臣》在南京首演两天之后，便是上海文化艺术节中两部中国作品演出的日子，这两部戏分别是《仰天长啸》和音乐剧《请与我同行》。

尔后，《弄臣》一戏将赴沪公演。

此外，一部歌剧新作《从前有座山》正在湖南上演，刚刚结束的山东艺术节上也推出了一部音乐剧新作。

如果说这些剧目的上演还没有完全构成“歌剧演出季”的话，可以再补充的一项是：一个关于音乐剧的研讨会定于一个月后在湖南郴州召开。

当然，一个月后已不再是秋天，那个音乐剧研讨会也许未能如期举行，但我可以肯定的一点：中国的歌剧艺术工作者不仅创造了这个若同歌剧演出季的秋天，他们还在为歌剧艺术的又一个春天而奋斗！不能不承认的是，这个辉煌的秋天只是旋转的中国歌剧舞台上有限的一小部分，我们稍稍调整一下视角，就会陆续发现，还有许多更辉煌或是更悲凉的旋律。

<<咏叹集>>

后记

《咏叹集》得以出版，必须要感谢几位前辈、领导和友人。

我在本书的自序中提到，这本杂集的书稿得到了上海音乐学院戴鹏海教授的审定，及他向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执著的推荐。

此外，他还代我向学界老前辈王元化先生求了一幅书法。

我得寸进尺，又向戴先生提出作序的请求。

他说如果写序，可借居其宏评价我的那句话“点到为止”作题目。

我心下暗喜，以为这将是戴先生的文字中唯一的一次破例：近二十年来，他的文章几乎很少论及或涉及到比他年轻的人。

半年过去了，戴先生的序终未完成，只留下四五页稿纸的草稿。

我在戴先生的寓所读过这篇草稿，似乎只在文章的开头说到我，笔锋很快就转到与过去的《歌剧》杂志相关的一些人和事。

我从中发现。

这个自称已经淡出歌剧界多年的老人，一旦提到歌剧，其实还有很多话、很多感慨，那是他无法“点到为止”也难以敷衍成文的咏叹！

对这份咏叹，我能心领神会吗？

要感谢的第二位是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杨立青教授。

他的态度，或者说是指示，直接促成了这本书在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的顺利出版。

还要感谢文化部副部长、词作家陈晓光先生。

我1996年离开北京音乐厅，到中央歌剧院工作，其后因某些原因留职停薪，去做其他的事情。

2002年的一天，在天桥剧场看歌剧，休息时，到门外抽烟，与晓光巧遇。

他感叹地说该多花点工夫搞原创作品，我说这几年我做的事就是搞原创。

他说你该到歌剧院去工作，我说我的关系还在歌剧院。

他说他跟刘锡津(中央歌剧院院长)打招呼，让我尽快回剧院工作。

非典过后我即上班，四年来抓了《杜十娘》和《霸王别姬》两部歌剧的创作。

身为副部长，晓光工作繁忙，我通过他的秘书去求他为《咏叹集》题写书名，他却连“磕”都没打，第二天就写好了横竖两幅。

最后要感谢我的同事费斌，他的几幅摄影作品为拙作增色不少，只是没有一一署名。

近几年我的乐评文章(包括歌剧评论)越写越少了。

主要原因是：戏没少看，仍想咏叹，但在剧院工作几年后，深感搞歌剧太难，作为评论者，说三道四其实相对容易，却未必能真正体会到创作和生产者的苦衷。

咏叹不如实干，没有剧目等于清谈。

沉下来、沉进去这几年，虽有烦恼，更多欣慰。

2007年10月《霸王别姬》的北京首演，对我来说该是这一年最大的欣慰和收获。

《霸王别姬》说来话长。

1994年4月，萧白(上海作曲家兼指挥家，不是写流行音乐的萧白)、王健(与谷建芬合作多年的女词人，不是拉大提琴的王健)创作的歌剧《鬼雄》由中央歌剧院以音乐会的形式在北京首演。

我在演出前的新闻发布会上结识二位，写了报道，发在上海的《文汇报》。

演出反响很好，当时的某位文化部副部长看过演出即表示，要把这个作品列入文化部的重点剧目来抓。

表态之后，创作经费拨不下来，就没了下文。

1998年，萧白鼓动他所在的上海歌剧院又演了一次音乐会，反响也很好。

文化局要为《鬼雄》发新创作奖，萧白不接，他说这是歌剧，只开音乐会不算完成，不把它立在舞台上，我没有理由接受什么奖。

二位又做修订，并易名为《霸王别姬》。

改好了，也就无声息了，这一放，就是13年12006年秋，我的同事、青年指挥王燕告诉我：萧白的歌剧

<<咏叹集>>

《霸王别姬》，有个旅美华人出资，准备到美国演出。

我一听就有反应，王燕年轻，当然不知道十几年前的事，所以不理解我对这个戏为何这么感兴趣。

经王燕联系，我和萧白见了面，表示了希望在中央歌剧院做这个戏的愿望。

萧白说，他做不了主，在哪个剧院做，要听投资人的意见。

11月，《杜十娘》赴沪演出，我代表剧院邀请萧白夫妇和投资人来看戏。

投资人没来，事情也没有往下谈。

2007年春节后，王燕告我，她给萧白电话拜年时，萧白说已选定中国歌剧舞剧院作为合作伙伴，还邀她去指挥。

我一听，估计这事与中央歌剧院、与我都没什么关系了。

未料，3月25日，萧白和投资人在中国歌剧舞剧院听过角色演员试唱之后，即欲与中央歌剧院联系。

因刘锡津院长当时正率队在新疆下乡慰问演出，26日，我应约去和萧白见面，也第一次见到投资人：

中美文化国际交流基金会主席郭立明女士。

去的路上，我已估计到必是要谈《霸王别姬》，而且事情可能有变化。

我心里细细捋了一下剧院的日程：6月到12月，计划要演出的剧目有《仲夏夜之梦》、《蝴蝶夫人》、《奥赛罗》、《杜十娘》、《茶花女》，只在9-10月间有一个月左右的间隙。

难道这时间就是留给《霸王别姬》的吗？

那天一见面，萧白就强调是朋友间的会面，探讨一下如果在中央歌剧院做这个戏，有没有可能。

我首先表示了剧院及我个人的诚意，介绍了剧院从6月到次年1月的日程。

在日程这个环节上，双方经过协商，各有退让，初步决定合作。

中午，与院长通话，扼要汇报。

郭女士也和院长说了几句。

28日上午，剧院的院长办公会听了我的汇报后，一致同意开始运作此事。

中午，院长及我和萧白见面。

5月3日，合作协议书在深圳签约。

紧张的工作随即铺开：6月9日，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角色演员；7月下旬开始音乐作业；8月16日完成全剧录音；9月5日开始排戏；10月12、13日北京首演。

其间，院长刘锡津、特邀灯光设计师邢辛和我一行三人，于9月5日-16日赴美国，与郭立明女士率领的精干的操作班子一起，考察了华盛顿、纽约、旧金山、洛杉矶、休斯敦、达拉斯六个城市的相关剧场和音乐厅，定下了2008年初的演出日程。

迄今为止，中国歌剧在美国的演出记录是：《原野》，华盛顿肯尼迪中心11场；《秦始皇》，纽约大都会歌剧院10场；《夜宴》，纽约林肯中心艺术节，场次不详；《李白》，科罗拉多中央城歌剧院5场。

与这些戏完全不同的是，《霸王别姬》将第一次以完整的中国阵容在美国的舞台上亮相，并在六个城市巡演！

《霸王别姬》北京演出后，中国歌剧研究会新任主席王祖皆、副主席金曼即邀我参加预计于2008年春季举办的“歌剧论坛”的筹备工作，剧院也开始了《杜十娘》的复排工作。

里里外外，似乎忙的都是歌剧，都是为了中国歌剧的发展。

这么讲，不夸张吗？

我自问，在咏叹之后。

2008年10月18日于京城望京花园。

<<咏叹集>>

编辑推荐

《咏叹集》是作者对二十年来中国歌剧和音乐剧发展进程的目击和亲历记录，为您讲述了歌剧命运、剧场感受、音乐剧观和人物印象。

什么是歌剧？

你看过几部歌剧？

如果你有欣赏歌剧的雅兴，你喜爱的是中国歌剧还是外国歌剧？

你认为中国最了不起的歌剧人物：包括演员、导演、作曲、指挥：是哪些人？

对中国喜欢文艺的大众层来说，歌剧这份试卷，是不是类似于高考中偶尔出现的偏题怪题，而让人难以作答呢？

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暂且撇开这些枯燥的话题，先来看一看《咏叹集》的内容吧！

<<咏叹集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